



文白对照
四库全书精华

集部
·
韩愈
诗文集

(中)

李 雯摇主编

目摇摇录

| | |
|--------------|---|
| 韩愈文集····· | 员 |
| 感二鸟赋并序····· | 员 |
| 原摇道····· | 源 |
| 原摇性····· | 员 |
| 原摇毁····· | 员 |
| 原摇人····· | 员 |
| 原摇鬼····· | 员 |
| 行摇难····· | 员 |
| 对禹问····· | 员 |
| 杂说四首····· | 员 |
| 读摇荀····· | 猿 |
| 读仪礼····· | 猿 |
| 读墨子····· | 猿 |
| 获麟解····· | 猿 |
| 师摇说····· | 猿 |
| 进学解····· | 源 |
| 守摇戒····· | 源 |
| 圻者王承福传····· | 源 |
| 五箴五首并序····· | 缘 |
| 后汉三贤赞三首····· | 缘 |
| 讳摇辩····· | 缘 |
| 伯夷颂····· | 远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子产不毁乡校颂 | 远源 |
| 释摇言 | 远 |
| 爱直赠李君房别 | 苑 |
| 张中丞传后叙 | 苑 |
| 河中府连理木颂 | 怨 |
| 汴州东西水门记并序 | 愿 |
| 燕喜亭记 | 愿 |
| 徐泗豪三州节度掌书记厅石记 | 愿 |
| 画摇记 | 愿 |
| 蓝田县丞厅壁记 | 怨 |
| 新修滕王阁记 | 怨 |
| 科斗书后记 | 怨 |
| 郢州溪堂诗并序 | 怨 |
| 猫相乳 | 苑 |
| 争臣论 | 苑 |
| 改葬服议 | 苑 |
| □□议 | 苑 |
| 省试颜子不贰过论 | 怨 |
| 太学生何蕃传 | 苑 |
| 答张籍书 | 苑 |
| 重答张籍书 | 怨 |
| 与孟东野书 | 苑 |
| 答窦秀才书 | 苑 |
| 上李尚书书 | 苑 |
| 答尉迟生书 | 怨 |
| 上襄阳于相公书 | 苑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|----|
| 上宰相书····· | 员猿 |
| 后十九日复上书····· | 员猿 |
| 后二十九日复上书····· | 员猿 |
| 答侯继书····· | 员猿 |
| 答崔立之书····· | 员猿 |
| 答李翊书····· | 员猿 |
| 与李翱书····· | 员猿 |
| 上张仆射书····· | 员猿 |
| 与于襄阳书····· | 员猿 |
| 与崔群书····· | 员猿 |

韩愈文集

感二鸟赋并序

贞元十一年，五月戊辰，愈东归。癸酉，自潼关出，息于河之阴。时始去京师，有不遇时之叹。见行有笼白鸟、白鸚鹄而西者，号于道曰：“某士之守某官，使使者进于天子。”东西行者皆避路，莫敢正目焉。因窃自悲，幸生天下无事时，承先人之遗业，不识干戈耒耜、攻守、耕获之勤，读书著文，自七岁至今，凡二十二年。其行己不敢有愧于道，其闲居思念前古当今之故，亦仅志其一二大者焉。选举于有司，与百十人偕进退，曾不得名荐书，齿下士于朝，以仰望天子之光明。今是鸟也，惟以羽毛之异，非有道德智谋，承顾问，赞教化者，乃反得蒙采擢荐进，光耀如此。故为赋以自悼，且明夫遭时者，虽小善必达；不遭时者，累善无所容焉。其辞曰：

吾何归乎！吾将既行而后思，诚不足以自存，苟有食其从之。出国门而东望，触白日之隆景；时返顾以流涕，念西路之羌永。过潼关而坐息，窥黄流之奔猛；感二鸟之无知，方蒙恩而入幸；惟进退之殊异，增余怀之耿耿；彼中心之何嘉，徒外饰焉是逞。余生命之湮阨，曾二鸟之不如；汨东西与南北，恒十年而不居；辱饱食其有数，况策名于荐书；时所好之为贤，庸有谓余之非愚。昔殷之高宗，得良弼于宵寐；孰左右者为之先，信天同而神比。及时运之未来，或两求而莫致；虽家到而户说，只以招尤而速累。盖上天之生余，亦有期于下地；盍求配于古人，独怊怆于无位。惟得之

而不能，乃鬼神之所戏；幸年岁之未暮，庶无羨于斯类。

【译文】

贞元十一年五月初二，韩愈往东回故乡。初七，我从潼关出来，在黄河南面休息。当时刚刚离开长安，有生不逢时的感叹。我看到路上有用笼子装着白色的乌和鸚鵡往西走的人，一边走一边在路上喊着：“某地某官派使者进献给皇上！”来来往往的行人都把路让开，没有人敢正眼看他。我由此而私下为自己觉得悲哀：有幸生在天下太平的时候，继承了先人的遗产，没用过兵器和农具，不知道征战固守和耕耘收获的辛苦，读经书、写文章，从七岁到现在，一共已经二十二年了。我的行动不敢有愧于道义，空闲呆着的时候，想着古往今来的事迹，也只记住其中一两件最重要的。我到吏部去参加选拔考试，和很多人一起听候差遣，连举荐的文书都没能列上名字，不能与小官吏同上朝堂，得以瞻仰皇上的光明。现在这两只鸟，只因为羽毛不一般，而不是有道德有智谋，可以让上级征求意见，帮助朝廷教育统治百姓的人，却反而得到提拔推荐，这样荣耀。所以我作这篇赋来为自己悲悼，并且阐明那些有时运的人，即使只有小小的长处也一定能成为达官显贵，而没有时运的人，就算有一连串的优点也没有地方容纳。这篇赋是：

我回到哪儿去呀！我将在行动以后再思考。如果的确不足以让自己生活下去，哪里有饭吃我就到哪里去。出了京城的门就往东飞快地走，接触到白天明亮的阳光；我时时回头看，忍不住涕泪双流，感叹西边离长安的道路是多么漫长。走过潼关，我坐下来休息，看见黄河的流水澎湃奔流；感触于那两只鸟无知却正蒙受皇上的恩宠，想到自己和两只鸟一

个被斥退一个被宠爱境遇完全不同，心里更增加了烦闷不安；它们的内在有什么美好的地方？只不过是靠外表美丽而自鸣得意。我一生的命运艰难阻塞，连这两只鸟都比不上；我在东南西北四处漂泊，连续十年没有安定的住所；屈辱地吃饱饭的时候都寥寥可数，更何况被列名于推荐文书之上呢？现在的时尚就喜欢贤人，哪里有人说我这个人笨呢？当年殷高宗在晚上睡梦中得到贤良的辅佐；在这个贤人的周围，哪里有什么人为他推荐，实在是得到了天神的认同和帮助。在时运没有到来的时候，有时候两方面的追求都达不到目的；即使是挨家挨户地去宣扬自己，也只能招来错误和麻烦。大概上天生下我，也还是希望我在人世间有所作为；我为什么不希望与古人相比，而独独为自己得不到官位而惆怅呢？我想那些得到了官位的人却无法胜任，是鬼神的戏弄；幸好我的年纪还没到太老的地步，大可不必羡慕这一类人。

原摇道

摇摇博爱之谓仁，行而宜之之谓义；由是而之焉之谓道，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。仁与义为定名，道与德为虚位。故道有君子小人，而德有凶有吉。老子之小仁义，非毁之也，其见者小也。坐井而观天，曰天小者，非天小也。彼以煦煦为仁，子子为义，其小之也则宜。其所谓道，道其所谓道，非吾所谓道也；其所谓德，德其所德，非吾所谓德也。凡吾所谓道德云者，合仁与义言之也，天下之公言也。老子之所谓道德云者，去仁与义言之也，一人之私言也。

周道衰，孔子没，火于秦，黄、老于汉，佛于晋、魏、梁、隋之间。其言道德仁义者，不入于杨，则入于墨；不入于老，则入于佛。入于彼，必出于此。入者主之，出者奴之；入者附之，出者汙之。噫！后之人其欲闻仁义道德之说，孰从而听之？老者曰：“孔子，吾师之弟子也。”佛者曰：“孔子，吾师之弟子也。”为孔子者，习闻其说，乐其诞而自小也，亦曰：“吾师亦尝云尔。”不惟举之于其口，而又笔之于其书。噫！后之人虽欲闻仁义道德之说，其孰从而求之？甚矣，人之好怪也！不求其端，不讯其末，惟怪之欲闻。古之为民者四，今之为民者六；古之教者处其一，今之教者处其三。农之家一，而食粟之家六；工之家一，而用器之家六；贾之家一，而资焉之家六；奈之何民不穷且盗也！

古之时，人之害多矣。有圣人者立，然后教之以相生养之道。为之君，为之师，驱其虫蛇禽兽，而处之中土。寒然后为之衣，饥然后为之食。木处而颠，土处而病也，然后为

之宫室。为之工以贍其器用为之贾以通其有无，为之医药以济其夭死，为之葬埋祭祀以长其恩爱，为之礼以次其先后，为之乐以宣其壹郁，为之政以率其怠勩，为之刑以锄其强梗。相欺也，为之符玺斗斛权衡以信之；相夺也，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。害至而为之备，患生而为之防。今其言曰：“圣人不死，大盗不止；剖斗折衡，而民不争。”呜呼，其亦不思而已矣！如古之无圣人，人之类灭久矣。何也？无羽毛鳞介以居寒热也，无爪牙以争食也。是故君者，出令者也；臣者，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；民者，出粟米麻丝、作器皿、通货财，以事其上者也。君不出令，则失其所以为君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，民不出粟米麻丝、作器皿、通货财，以事其上，则诛。今其法曰：“必弃而君臣，去而父子，禁而相生养之道。”以求其所谓清净寂灭者。呜呼！其亦幸而出于三代之后，不见黜于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也；其亦不幸而不出于三代之前，不见正于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也。

帝之与王，其号名殊，其所以为圣一也。夏葛而冬裘，渴饮而饥食，其事殊，其所以为智一也。今其言曰：“曷不为太古之无事？”是亦责冬之裘者曰：“曷不为葛之之易也？”责饥之食者曰：“曷不为饮之之易也？”《传》曰：“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，先治其国；欲治其国者，先齐其家；欲齐其家者，先修其身；欲修其身者，先正其心；欲正其心者，先诚其意。”然则古之所谓正心而诚意者，将以有为也。今也欲治其心，而外天下国家，灭其天常，子焉而不父其父，臣焉而不君其君，民焉而不事其事。孔子之作《春秋》也，诸侯用夷礼则夷之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。《经》

曰：“夷狄之有君，不如诸夏之亡。”《诗》曰：“戎狄是膺，荆舒是惩。”今也举夷狄之法，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，几何其不胥而为夷也！

夫所谓先王之教者，何也？博爱之谓仁，行而宜之之谓义，由是而之焉之谓道，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。其文，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；其法，礼、乐、刑、政；其民，士、农、工、贾；其位，君臣、父子、师友、宾主、昆弟、夫妇；其服，麻丝；其居，宫室；其食，粟米、果蔬、鱼肉。其为道易明，而其为教易行也。是故以之为己，则顺而祥；以之为人，则爱而公；以之为心，则和而平；以之为天下国家，无所处而不当。是故生则得其情，死则尽其常，郊焉而天神假，庙焉而人鬼飨。曰：斯道也，何道也？曰：斯吾所谓道也，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。尧以是传之舜，舜以是传之禹，禹以是传之汤，汤以是传之文、武、周公，文、武、周公传之孔子，孔子传之孟轲。轲之死，不得其传焉。荀与扬也，择焉而不精，语焉而不详。由周公而上，上而为君，故其事行；由周公而下，下而为臣，故其说长。

然则如之何而可也？曰：不塞不流，不止不行。人其人，火其书，庐其居，明先王之道以道之，鰥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。其亦庶乎其可也。

【译文】

对人类普遍的爱就叫“仁”，行为合于人情事理就叫“义”，沿着这种仁义的道路前进就是“道”，自己在仁义方面有足够的修养不需要外在帮助就叫“德”。“仁”与“义”为定名（有其具体的实际内容），道与德为虚位（可以用不同的内容去充实）。因此，道，有君子之道有小人之

道，而德，则有恶德也有善德。老子看轻仁、义，不是诋毁它，他所见的（仁义）轻贱。从井里往外看天，说天很小，不是真的因为天小。老子认为婉顺和悦就是仁，小心谨慎就是义，他看轻仁义也是应当的。他所说的道，以他的道为道，不是我所说的道。他所说的德，是以他的德为德的，不是我所说的德。凡是我所说的有关道德的话，是在仁和义的基础上说的，是天下的公言。老子所说的道德之类，是抛开仁与义说的，是他一己的私言（个人看法）。

周朝大道衰微，孔子去世，秦时（儒家著作）又遭火劫，汉时盛行黄、老之学，晋、魏、梁、隋之际又盛行佛教。那些讲道德仁义的，不是归入杨朱（的“为我”），就是归墨翟（的“兼爱”）；不是归于老庄，就是归入佛教。加入那一派必然背离这一派，加入那一派，就把那一派当主人，背离那一派就把那一派当奴仆；对加入学派的就附和，对反对的学派就污蔑。唉！后代人想要听仁义道德学说的，到底听从谁的呢？信奉老子学说的人说：“孔子，是我们老师老子的弟子。”信奉佛教的人说：“孔子，是我们佛祖的弟子。”信奉孔子的，经常听到这种说法，喜欢听信那些荒诞的说法而妄自菲薄，也说：“我们老师曾经以他们为师过。”不仅口头上这么说，还在书中记载下来。唉！后代的人即使想要听仁义道德的学说，又能听从谁的呢？人们喜好怪异之说（的性情）实在是太过分了。不探求事物的原委，不询问事物的根底，只想听怪诞之说。古时候，百姓分为四类（士、农、工、商），现在百姓分为六类（士、农、工、商、佛、道）。古时教化的人居于四民之一，现在教化的人居于六民之三（指士、僧、道）。从事农业的人家有一个，

(靠他们)吃粮食的人家就有六个;做工的人家有一个,(靠他们)使用器物的人家就有六个;做买卖的人家有一个,(靠他们)购买货物的人家就有六个。老百姓怎么会不贫穷并且从事盗贼活动呢。

古时候,人类的敌人多了,有了圣人出世,这以后教给人们相互协作,求得生存,维持生活的办法。为百姓设置君主和老师,驱赶走那些虫蛇禽兽,而在中原地方定居。天气寒冷了就教他们缝制衣服;饿了,就教给他们制作取获食物的方法;在树上居住有掉下来的危险,在土洞里居住容易生病,就教他们建造宫室房屋;教他们做工来满足用器的需求,教他们做买卖来互通有无,教他们医药之术来治夭折、病死,教他们埋葬,祭祀来增加彼此间的恩德仁爱;教他们礼,来使他先后长幼有序;教他们乐,来排遣宣泄心中郁闷;制定政令来制约那些怠惰散漫的懒人;制定刑罚来铲除那些强横霸道的恶人。有相互欺诈的情况,就制定了符契、印章、斗斛和秤来使他们相互信任(作凭信);有相互争夺的情况,就建造城郭,设置武装来守卫;灾害来了,就为之制定措施,祸患产生了,就为他们想法防御。现在,他们说:“圣人不死的话,大的盗贼活动就不会停止;割破量斗,折断杠称,百姓就不争执。”唉呀!这简直是没有思考的话啊!如果古代没有圣人,人类早都灭绝了。为什么呢?没有羽毛,鳞介来在过寒和过热地方居住,没有尖爪利牙以便与其他动物争抢食物啊!因此,国君,就是制定发布命令的人;大臣,就是施行君王的命令而使它作用于百姓的人;百姓,就是生产粟米、麻丝、制作器皿,流通货财来侍奉在上位者的人。国君若不发布命令,就失掉了他作为国君的职

责；大臣不施行国君的命令并致达于百姓，就失去了作为臣子的职责；老百姓如果不生产粟米、麻丝、制作器皿、流通财货来侍奉在位者，则应受到责罚。现在，佛法说：“一定要丢开你们的君臣之义，父子之情，禁阻你们的协作求生的办法。”来求得所谓的清静、寂灭境界。啊！幸亏它在三代之后出现，没有被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贬黜；幸亏没有在三代之前出现，没有为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校正。

称帝与称王，名字和称号虽然不同，但他们施行圣道有功于百姓则是一样的。夏天穿葛衣，冬天穿皮裘；渴了饮水，饿了吃饭，事情虽然不一样，但其中的智慧是一样的。现在佛法说：“为什么不回到太古无为的时代！”这也就是责备冬天穿皮裘的人说：“为什么不用葛衣来换掉它？”（如同）责备饿了吃饭的人说：“为什么不用饮水来代替它？”《礼记》传上说：“古时候想要显明美德于天下的，先治理好他的国家；想要治理好他的国家，先整治好他的家庭；想要整治好他的家庭的，先修养他自身；想要自我完善的，先要端正内心；想要端正内心的，先要使心意虔诚。那么，古代所说的使心意虔诚、使内心端正的，是想要有所作为的。现在说要整治内心，却置天下、国家于不顾，泯灭了天伦，作为儿子的，不以父亲为父亲；作为大臣的，不以君主为君主；作为百姓的，不做应做的事。孔子写《春秋》，诸侯中用夷方礼节的，孔子就把他们看成夷人；而夷人能学习中国风俗礼节的，就把它看成中国。经书《论语》上说：“夷狄有国君还不如中国没有国君。”《诗经》上说：“要抗击戎狄，惩罚荆舒。”现在用夷狄之人的法规，加在先王教化的

上面，这样岂不是差不多要大家都去做夷方之人了吗？

所说的先王的教化指的是什么呢？广泛爱人类就是“仁”，行为合于人情事理就叫义，沿着这种仁义道路前进就是“道”，自己在仁义方面有足够修养，不需外在帮助就叫“德”。它的文章有：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；它的法规有：礼、乐、刑、政；它的百姓有：士、农、工、商、贾；它的人际关系有：君臣、父子、师友、宾主、兄弟、夫妇；它的服饰有：麻、丝；它的居处有：宫、室；它的食物有：粟、米、果实、蔬菜、鱼类、肉类。它作为“道”容易申明，而作为教化又易于施行。因此，用它来待自己，就顺遂而祥和；用它来待人，则有爱心而又公正；用它来调整内心则会和乐、平静；用它来治理天下、国家，没有一处不适当。因此，活着就得保持真性情，死了就能尽奉伦常之礼；祭天，天神就会降临；祭祀宗庙，祖宗的灵魂就会享用。（有人）说，那么“这种道，是什么道呢？”回答是：“这就是我所说的道。不是以前提到的老与佛的道。尧将这种道传给舜，舜将它传给禹，禹将它传给汤，汤将它传给文、武、周公；文、武、周公将它传给孔子，孔子传给孟轲，孟轲死后，后世没有传继的了。荀子与杨朱，有所选择却不精妙。有所论述却不够详尽。由周公往上，上至君主，因此他们提倡的仁义之道能施行；由周而下，下至大臣，因此这种学说能够长久流传。”

那么，怎么样才好呢？回答是：“（老、佛之道）不加以塞止，则（儒道）便不能得以流行。让佛、道教徒还俗为百姓；焚烧佛道经书，把寺观庙宇改为民用房屋。申明先王的大道引导他们，鳏夫、寡妇、孤儿、独户都能得到社会

抚养，大概该可以了吧。”

原摇性

性也者，与生俱生也；情也者，接于物而生也。性之品有三，而其所以为性者五；情之品有三，而其所以为情者七。曰：何也？曰：性之品有上中下三。上焉者，善焉而已矣；中焉者，可导而上下也；下焉者，恶焉而已矣。其所以为性者五：曰仁、曰礼、曰信、曰义、曰智。上焉者之于五也，主于一而行于四；中焉者之于五也，一不少有焉，则少反焉，其于四也混；下焉者之于五也，反于一而悖于四。性之于情视其品。情之品有上中下三，其所以为情者七：曰喜、曰怒、曰哀、曰惧、曰爱、曰恶、曰欲。上焉者之于七也，动而处其中；中焉者之于七也，有所甚，有所亡，然而求合其中者也；下焉者之于七也，亡与甚，直情而行者也。情之于性视其品。

孟子之言性曰：“人之性善。”荀子之言性曰：“人之性恶。”扬子之言性曰：“人之性善恶混。”夫始善而进恶，与始恶而进善，与始也混而今也善恶，皆举其中而遗其上下者也，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。叔鱼之生也，其母视之，知其必以贿死。杨食我之生也，叔向之母闻其号也，知必灭其宗。越椒之生也，子文以为大戚，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也。人之性果善乎？后稷之生也，其母无灾，其始匍匐也，则岐岐然，窳窳然。文王之在母也，母不忧；既生也，傅不勤；既学也，师不烦；人之性果恶乎？尧之朱，舜之均，文王之管、蔡，习非不善也，而卒为奸；瞽叟之舜，鲧之禹，习非不恶也，而卒为圣。人之性善恶果混乎？故曰：“三子之言性也，举其中而遗其上下者也，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。”曰：

“然则性之上下者，其终不可移乎？”曰：“上之性，就学而愈明；下之性，畏威而寡罪；是故上者可教，而下者可制也，其品则孔子谓不移也。”曰：“今之言性者异于此，何也？”曰：“今之言者，杂佛、老而言也；杂佛、老而言也者，奚言而不异？”

【译文】

性，是与生俱来的；情，是和外物接触后才产生的。性的品类有三种，而它的具体内容有五种；情的品类有三种，而它的具体内容有七种。是什么呢？回答是：性的品类有上品、中品、下品。上品，就是“善”了；中品，是经引导可上可下的中间状态；下品，就是“恶”。它的具体内容有五种：仁、礼、信、义、智。上品，对于这五种品格是以一种为主，贯通其他四种；中品，对于这五方面是对其中的一种有所不足或违背，对其他四种也常相混；下品，对于这五方面是和其中的一种相违背，和其他四种也相悖逆。性与情的关系要看它的品类。情的品类也有上品、中品、下品三种，它的具体内容有七种，那就是：喜、怒、哀、惧、爱、恶、欲。上品的情在这七方面有所表现但比较适中；中品的情在这七方面有些过分，有些缺乏（不及），但仍是力求合乎适中原则的；下品的情在这七方面不仅过火或不及而且仅凭情用事。情和性的关系也要看它的品类。

孟子谈论“性”时，说道：“人的本性是善”，荀子谈论性时，说：“人的本性是恶”。扬雄谈到性时，说：“人的本性是善恶混合的。”开始时善，长大后恶；与开始时恶，长大后善；与开始时善恶兼有，到后来或善或恶；（这三种说法）都是列出了中品而丢掉了上品与下品，顾及到一个，